



因为群体的特殊性,被隔离的他们,
痛苦更难以言说,离危险也更进一步

“同”之痛

文/本报记者 马媛媛 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“我谁都不怨”

12月5日,尽管室内温度不高,李恪还是热得满头大汗。他在屋内烦躁地踱步,时不时地看看手机,手机屏幕上是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。

一个月前,李恪刚住进新买的180平方米的“豪宅”。这些年来,他不断的打拼,终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所,没想到,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:半个月前,他查出艾滋,打那以后,他就没再见过任何人。

38岁的李恪来自临沂费县,14年前,刚中专毕业的他从临沂来到潍坊打工,当过保安,拖过板车,送过盒饭,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五金生意。尽管家人不停的催促他结婚

成家,但李恪知道,自己很难像正常的男人一样找个美丽贤惠的媳妇儿,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从高中的时候,李恪就意识到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同。后来,李恪和男友小杨慢慢熟识,直到李恪从临沂搬到潍坊,两人算是正式确定了关系。其实,在男同这个群体里,像李恪和小杨这样稳定的性伙伴关系不算多见,这些年来,两人也吵过、闹过,但是过不了几天就和好如初。唯一一次两人闹得不可开交,是因为小杨和另外一名男子关系“暧昧”。那天,小杨正给那名男子发短信,李恪抢过他的手机摔在了地上。两人相互赌气各找了“新

欢”。

尽管几天后两人再次和好,但彼此都与别人有过高危性行为,两人还商量要不要做一次艾滋病检测。“谁想到就这么倒霉”。三个月后,小杨先查出感染艾滋,几天后,李恪也被查出。

“我谁都不怨,各有各的命,这就是我的命”,对于自己的情况,李恪很明白,他能做的就是按时服药,积极治疗。至于和小杨的关系,李恪希望两个人冷静下来之后,能够在一起相互鼓励,一起生活。“他的收入不高,我得照顾他”,李恪说,幸好两个人都没有组建家庭,要不然还会再多两个受害者。

男性同性恋是目前艾滋病的重点防御人群。

今年潍坊新增的83例艾滋病感染者中,同性传播28例。

在潍坊,“男同”(男同性恋者)还是一个不为大众所熟知的特殊群体。但不管熟知还是不熟知,这个群体都客观存在着。这是个几乎被隐藏的群体,这种隐藏和隔离决定了他们的尴尬、痛苦,决定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帮助。

“继续好好治疗,好好生活”

何磊剃着小平头,穿着蓝格子衬衣,20岁左右的样子,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。实际上,他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。去年夏天,因为高危男同性行为,何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,5日,他来到潍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做检查。他说,他后悔当年的无知。

四年前,何磊发现,自己的性取向和周围的人不一样。经过朋友的介绍,

后来的他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华子,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,并有了无保护性行为。一段时间后,何磊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,打针,吃药均无好转,直到症状后来逐渐消失,并没有太多注意。然而,在随后的一次检查中,他被检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。

“当时感觉就是晴天霹雳!”何磊说,那时候,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这样完了。所幸的是,父母给了他

无微不至的关爱。“他们对待我一如既往地好,在我接受抗病毒治疗后,他们每天还定时督促我服药,让我感觉很温暖。”何磊说,现在他很后悔,如果当初他能多了解些男同、艾滋病病毒感染等的相关知识,现在的生活肯定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

何磊告诉记者,他现在也有了一份正当的工作,他最大的愿望便是,继续好好治疗,好好生活。

“懂得自我保护,得到更多的认同”

小涛,潍坊“彩虹小组”的组织者,三年来,他以男同兼防艾宣传员的身份游走在潍坊男同的各个聚会中,向他们讲解防艾常识。

他第一次接触“彩虹小组”是2006年,当时他在济南的一次防艾知识培训会上了解到这个组织,2009年,他开始接手潍坊地区的“彩虹小组”,配合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在男同之间做防艾宣传。

小涛今年24岁,一开始接触潍坊的男同人群到现在,他都是活跃的组织者,在潍坊组织过多场男同人群的聚会。对于为何如此热情地去推动防艾工作这一问题。小涛坦言,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各种宣传,让身边的男同朋友都

能懂得自我保护,并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感;另一方面,则是出于自身的动力,也就是回报群体的感恩之心。

在艾滋防治科工作人员眼中,小涛是“自己人”。由于男同的隐蔽性,一般人很难进入到他们的群体,所以,组织男同进行防艾知识宣传的重任只能落到小涛身上。今年10月份,小涛组织了60多名男同一起聚餐后在KTV唱歌,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,防艾人员到KTV进行防艾宣传,为他们做检查。“很多人不愿意主动去检测”,小涛说,一些本身存在高危性行为的男同,担心检测出艾滋而讳疾忌医。更多时候,他们是不愿让人知

道,他们男同的身份。

确实,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下,同性之间的爱恋往往被歧视、嘲笑乃至厌恶,男同性恋尤其如此。而对于他们而言,“出柜”后将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无疑最为痛苦。

小涛坦言,为了能够在一起,他们双方均付出了许多。他跟他“朋友”发生过的最难忘的事情,就是为了挽救他们之间的感情,双双跟家人“出柜”。家人有过反对,但最终还是妥协了。“我们没有洒脱到不婚,所以,家人可能觉得只要能结婚,就还好”,小涛说,他们实际也渴望稳定感和安全感,渴望有一个人能陪自己走完人生。

(文中同志受访者均为化名)